

「螽斯羽，訖訖兮」何蟲也？

洪章夫

（美國農業部退休昆蟲學研究員）

謹以此論述記念恩師張書忱教授

中國昆蟲學界一向將直翅目的二亞目 Caelifera 和 Ensifera 分別譯成「蝗亞目」（圖一）和「螽亞目」（圖二，見次頁）。此二亞目昆蟲除形態和生態上存有差異之外，其發音器也不同。螽亞目（Ensifera）昆蟲（蟋蟀科、螻蛄科及螽斯科）用翅相互摩擦而發音，蝗亞目（Caelifera）昆蟲（蝗科一部分）則以後腿與翅膀作聲。但螽亞目（Ensifera）及其所屬螽斯科（Tettigonidae）、蟋蟀科（Gryllacridae）及亞科譯名採用「螽」字，和傳統對「螽」字的定義不盡相同。所謂的必也正名，而就「螽」字來商榷。



圖一：現代昆蟲學的「蝗蟲」，屬於蝗亞目（Caelifera）。（楊正澤博士提供）



圖二：現代昆蟲學的「螽斯」，屬於螽亞目（Ensifera）。（楊正澤博士提供）

《詩經·周南·螽斯》云：

螽斯羽，詵詵兮；宜爾子孫，振振兮！

螽斯羽，薨薨兮；宜爾子孫，繩繩兮！

螽斯羽，揖揖兮；宜爾子孫，蛰蛰兮！

「螽斯羽」這句話，歷來的解釋常有爭議。有人認為「斯」是語詞，無義。宋嚴粲《詩緝》云：「螽斯，蝗也，蟻也。『斯』，語助也，即阜螽也，非七月所謂斯螽也。」今人唐莫堯注釋的《詩經全譯》，則引用《詩經·小雅·斯干》篇的「如跂斯翼，如矢斯棘；如鳥斯革，如翬斯飛，君子攸躋。」來說明「斯」是介詞，等於文言中的「之」。所以「螽斯羽」，就是「螽之羽」。唐慧琳纂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四九注《大乘莊嚴論》卷十裏「螽螿」云：「上音終，下音斯。《韻詮》云：螽（虫斯），蝗蟲之類也。《毛詩傳》曰：螽螿，蝻蝻也。俗呼爲不蝻。蝻，音鐘，前文已解。」因此《一切經音義》裡，既然將「螽（虫斯）」作「蝗蟲之類」解釋，「螽斯」就應該連讀爲蟲名。至於《詩經》這首詩的題旨，各家之闡說也不一。根據〈毛詩序〉等舊說，〈螽斯〉是寫后妃子孫眾多；《後漢書·荀爽傳》認爲此詩是在歌頌貴族的子孫眾多；《韓詩外傳》說此詩是歌頌貴族的子孫

賢良。晚近以來，有人以為「螽斯」是為害農作物的害蟲，所以高亨在《詩經續考》中說：「這首詩是民歌，為勞動人民所作，諷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。」不過吳宏一在《白話詩經》中指出，從稱頌贊美的觀點來解釋這首詩「應該是比較正確的。」

所以「螽斯」是一種昆蟲，〈螽斯〉是一首賀人子孫眾多的詩，詩中「詵詵」、「萋萋」都意指「眾多」，而「揖揖」當解釋為「會聚」，也是多得不可勝數之意，至於「蟄蟄」則作「和集」解。有人將「萋萋」作「齊鳴」解，似乎不正確，因為此詩是以「螽斯」的眾多來就物比況，賀人子胤綿長，與「蟲聲」無關。即使是《詩經·齊風·雞鳴》篇裡「蟲飛萋萋」的「萋萋」是作「群飛聲」解，也是「眾多」一義所推衍。這首詩以「螽斯羽」的眾多來形容子孫極多，很可能是指成群遠飛的蝗蟲類。這些「螽斯」飛來之際，往往遮蔽天空，人們只見多得不可勝數的羽翅。Ensifera 的昆蟲，都是獨處的。這些多得數不清的「螽斯」，顯然不是屬於此亞目。

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云：「五月斯螽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」這裡的「斯螽」也就是「螽斯」。至於「莎雞」，或云紡織娘，亦有說是蟋蟀。我認為應該還是「紡織娘」，因為同一篇裡不會先後使用「莎雞」和「蟋蟀」來指稱同一種昆蟲。不過周堯（1980）在《中國昆蟲學史》裡第 87 頁引用舊作，認為「莎雞」是疣蝗 *Trilophidia annulata*。可是同書第 91 頁引用同一舊作，卻說「莎雞」就是斑蝗 *Aiolopus tamulus*，令人無所適從。「斯螽動股」是說「螽斯動兩條腿」作聲，是屬於 Caelifera 裡蝗蟲類的發音方式，不是 Ensifera 昆蟲類的「振羽」發音。所以「螽斯」屬於 Caelifera，「莎雞」才屬於 Ensifera。

《詩經·召南·草蟲》云：「嘒嘒草蟲，趯趯阜螽；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」「阜螽」，《爾雅·釋蟲》作「阜螽」，傳：「阜螽，蟻也。」釋文引李巡語：「蝗子也。」所以跳躍的「阜螽」屬於 Caelifera。至於「嘒嘒」鳴叫的「草蟲」，或說是「有翅種類，普通呈草綠色，常生於叢林草際」的「螽斯類」（蔡邦華編著《昆蟲分類學·上冊》）。不過此「嘒嘒草蟲」是否屬於 Ensifera，從古籍中無法得知。

此外《爾雅·釋蟲》有：「蝗螽，蟻。草螽，負蟻。蜚螽，蝮蟻。螻螽，蟻。土螽，蟻。蟻。」（據阮元注本）的記述。《辭海》「螽」條裡引用《說文解字》說是「蝗也」，卻「按動物學」將螽斯（蜚螽）和草螽歸螽斯科，蝗螽、螻螽及土螽屬飛蝗科。螽斯是蜚螽沒錯，因為《爾雅·釋蟲》有：「蜚螽，蝮蟻。」疏：「蜚螽，〈周南〉作螽斯，〈七月〉作斯螽，一名蝮蟻，一名蝮（虫從），一名（虫春）（虫黍）。」《辭海》「草蟲」條說：「即草螽」，但是《爾雅·釋蟲》：「草螽，負蟻。」疏又謂「草螽，一名負蟻，一名常羊」，都沒有「草蟲，一名草螽」的說法。或許導因於某些版本的手民，將少見的「草螽」擅改為「草蟲」，於是致

使「草蟲」等同「草螽」了。至於《辭海》「螽斯」條所描述「觸角爲鞭狀，較體稍長。」、「鳴時顫動其翅，發生鏡以摩擦而成聲。」而且有附圖的昆蟲 *Gompsocleis mikado*，顯然是屬於 *Ensifera*。可是此條結尾卻引用《爾雅·釋蟲》，說此蟲「又名蜚螽，蝻蝻。」又說：「《詩經·周南》篇名，以螽斯喻子孫眾多也。」既然 *Gompsocleis mikado* 就是《詩經·周南·螽斯》和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所謂的「螽斯」，怎麼會此「螽斯」以翅發音、而《詩經》的「螽斯」以翅腿發音？

《說文解字》卷十三（上）有：「蝗，螽也，从虫，皇聲。」卷十三（下）也有：「螽，蝗也，从（虫虫），夂聲。夂，古文終字。螽，或从虫，眾音。」所以螽、蝗只是一物。至於「草蟲」一詞，在中國文學裏大部份都泛指棲息草裏的蟲類，如王維〈秋夜獨坐〉（一作〈冬夜書懷〉）詩句：「獨坐悲雙鬢，空堂欲二更。雨中山果落，燈下草蟲鳴。」不過《御定全唐詩》九百卷裡，找不到「草螽」一詞，卻有四首詩提到「螽斯」。李群玉的〈哭小女癡（一作凝）兒〉詩句：「條蔓縱橫輸葛藟，子孫蕃育羨螽斯。」就是其中之一，也是以螽斯多產，喻子孫眾多。

據楊正澤（2004。故宮文物月刊第 21 卷第 11 期）〈翠玉白菜外一章：蝗蟲與螽斯〉一文：「螽斯的雌蟲每隻一次產卵數 13-152 粒，蝻蝻爲 200-440 粒，而蝗蟲則約 128-1500 粒。」（引用 Hinton 1981 及吳繼傳 2000），今人所謂的「螽斯」雌蟲每隻一次產卵數不多，而《詩經》卻以螽斯多產，來祝賀別人多子多孫。可見此「螽斯」非彼「螽斯」也。至於「蝻蝻」一蟲，顯然屬於 *Ensifera*。不過「蝻蝻」是口語方言，古籍中無法求證是否與「螽斯」相關。因爲 1848 年成群結隊橫掃猶他州，幾乎將摩門教拓荒者的農作物吃光，而惡名昭彰的摩門蟋蟀（Mormon crickets），是屬於 *Ensifera* 的 *Tettigonidae*（螽斯科）。但是此蟲無翅，不能和《詩經》所提成群遠飛的「螽斯」相提並論。

網路上有人認爲《詩經》所述的「螽斯」，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鳴蟲「螽斯」，不是不會「鳴」的蝗類，因爲《詩經·周南·螽斯》用「萋萋兮」來描述螽斯的鳴叫，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裡也將斯螽與蟋蟀并列。上文已說明過，「萋萋」應作「眾多」解。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裡，雖然將斯螽與莎雞、蟋蟀等鳴蟲并列，不過也明指牠是用「蝗蟲式」的「動股」來發音的。

周堯在殷代甲骨上看到不少「告蝗」的卜辭（1980《中國昆蟲學史》）。《詩經》裡雖然無「蝗」字，但是《詩經·小雅·大田》云：「去其螟螽，及其蠹賊，無害我田穡，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。」根據三國吳人陸璣所著的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，「螽」就是「蝗蟲」，唐人姚崇也引用《詩經》消滅「螟螽」的方法，奏請玄宗「請夜設火，坎其旁，且焚且瘞，蝗乃可盡」來去除蝗害。（見《新唐書·姚崇傳》）《詩經》裡雖然沒有明言指出「蝗」災，不過《春秋經》裡卻有載記：「（桓公五年）秋，蔡人、衛人、陳人從王伐鄭。大雩。螽。」《穀梁傳》注

文：「蝻，蟲災也。甚則月，不甚則時。」這是「蝻災」的最早記錄，可見《詩經》裡說的那「訛訛、萋萋、揖揖、蟄蟄」的蝻斯，就是成群在田間為害作物的蝗蟲類。

這樣說來，根據古代學術權威《詩經》所描述的蝻斯來看，就牠的眾多（訛訛、萋萋）及會聚（揖揖）的習性，以及翅腿發音方式（動股）而言，此蟲屬於 Caelifera。因此，用「蝻」字來翻譯 Ensifera（蝻亞目）及其所屬 Tettigonidae（蝻斯科）、Gryllacridae（蟋蟀科）及亞科，並不適當。孔子所說讀《詩經》有「多識鳥獸蟲魚之名」（一作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」）的益處（《論語·陽貨》），也在他身後的二千多年，得到嶄新的驗證。

致 謝：

本文撰寫期間，蒙吳文哲博士、黃東陽博士、楊正澤博士和楊曼妙博士多方協助，筆者衷心銘謝。

編者按：

- 一· 本文圖一與圖二為作者洪章夫博士提供之彩色照片，本刊限於經費無法以彩色印刷，只得以黑白刊出，特向作者與讀者致歉。
- 二· 如需彩色原圖可聯絡本期主編郝俠遂先生（hshao@mail.tku.edu.tw）或作者洪章夫博士（changfu20715@msn.com）索取，將以網路傳送。